

王斌著

關洛紀行

吳敬恆題



關 洛 紀 行

王 斌 著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重慶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

(#0830 滬報紙)

關洛紀行一冊

定價國幣叁元貳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者 王 斌

發行人 王 雲 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版權所有
必究

關洛紀行

一 前言

寫作原非易事，既要有材料，又要有時間，更要文字簡潔，詞能達意；尤其要生動活潑，令人看着不打瞌睡；條件愈多，膽量愈小，近若干年來屢曾爲着某種動機，打算寫點什麼，結果顧慮太多，總是不敢着筆。

這次偶然因事於三十年十月從重慶經成都越秦嶺，歷關中出嶺函，至洛陽，再經鄂北泛香溪，下秭歸重溯三峽，而返陪都，行程萬里，費時四月，在地圖上恰好轉了一個小圓圈，雖談不上壯遊，但生平足跡不出東南幾省，忽然有此長行，飽歷山川，周覽名勝，到也未嘗不足紀念，而沿路信口打油，亦有可資噴飯之處，於是又想寫一篇東西，來紀述行程，條件都還存在，顧慮仍然不免，躊躇的結果，以爲記我遊踪，供我翻閱，既不必名之爲文章，更不要傳之於後世，通不通且所不論，文藝價值，更何庸計？於是把當時日記略加銓次，成了這麼一本關洛紀行，至於此行任務，既沒有說明的必要，同行人物，和一切交接人士，又因其他關係也不必宣佈名號，便都從略了。

二 成渝道中

「行路難」蜀道更難，抗戰五年來的後方，交通工具當然不無缺乏，於是我等行期，自十月八日一延再延直至十四日上午九時，才得車輪轉動，在市區內經過幾次檢查登記，手續已算迅速，但仍於下午一時始至青木關，十四日本應以內江爲宿站，結果到永川時已是天黑，又下小雨，不得已便住在那裏，可巧遇着一位老友張先生，客地相逢，彼此都極高興；冒着雨同去小酌，居然吃到一尺來長的魚，價錢不過重慶的五分之一，張先生住永川很久，地面甚熟，據說今天因時間太晚，而且下着雨，不能到另外一家較好的小食店去，否則當更便宜呢？主人本來酒量極雅，同行唐喻兩先生亦復不弱，我雖然是個小戶，也只好勉力湊趣，結果四人都覺醺然；歸途張先生問我：「近來油行有出品沒有？」我道：「材料貴早已倒閉了。」張先生道：「你此次遠行，足跡所經，耳目所接，隨地都是材料，譬如今天小飲，便是油料之一，何不趁此復業，讓老朋友們一嘗油味呢？」結果被逼打油一首，以爲「醺然」解嘲。詩曰：

細雨孤城接混茫，故人乍晤當還鄉；劇談流飲歡今夕，此別秦關道路長！

第二天早起，雨已經止了，七點鐘繼續行程，經過富安鎮，市容極其整潔，街上人熙來攘往，確有既安且富的光景，至柰木鎮，渡沱江，午後一時至內江，市面亦極繁盛，尤以糖食店爲多，貨色都非常美觀，可是一般物價，都比永川高得多，我們一行十人草草吃了一頓中飯，

花掉五十元以上；到資中時才不過午後四點鐘，住宿未免太早，於是趕行三十里，住到球溪河。

在永川住的是「新新旅館」。到球溪河又住「新新旅館」，招牌雖同而內容却差得很遠，價目反比永川來得高，同行喻先生，年紀雖不到五十，頭髮却白得像六十以上的老人，旅館裏一位幼年茶役，一聲聲的「老太爺」倒把喻先生叫出辦法來了，原來這裏的侍應，實在不甚周到，要茶要水，都是「初一發話，十五答腔」，喻先生利用小茶役敬老的心理，便冒充七十老人，果然呼喚甚靈，到了半夜，還來問「老太爺」要水不要？

十六早起同人告訴喻先生：「你這『老太爺』只能在燈光下冒充，太陽一出，便有些不像了，不如早些起來趕路吧，」於是繼續路程，在銀安鎮天馬橋過去的石壁上，發現了「古銀安縣」四字石刻，遍詢同行各位，都不知道這個古縣的出典，到是一件憾事。今天車子特別努力，上午十點以前便到了簡陽，從內江至簡陽，沿路都是蔗田，公路在沱江兩岸的蔗叢中穿來穿去，每到一個沿河城鎮，必有一座美麗的大橋，簡陽萬安橋，尤其輝煌燦爛；但三日以來，公路所經，總是上山下山，雖然景風不差，眼界究竟不廣，而且提心吊膽，生怕出事，到了龍泉驛以後，忽然看到成都平原，胸襟爲之一快，悶在重慶附近山凹裏三四年，除了幾處飛機場外，一直沒有見過一百丈見方的平地，對此數百里平疇，不覺油興又起，於是再來一首：

荒車鎮日接雲程，滑雨飄風暗自驚，忽見平疇狂欲舞，暮烟遙覆錦官城。

三 成都三日

在重慶未動身前，曾向一位嘗住成都的老朋友，訪問關於成都的一切，他說：「名勝古跡，目見不如耳聞，買本成都指南看看，雖然不可盡信，到還值得玩味，比較自己親臨而後失望，要強得多！所以這些地方最好不去。可是四川的吃，在成都。那裏有幾家小食店，風味不惡，價錢也不貴，到是值得介紹的；此外成都市上的招牌，有的名詞新穎，有的書法不差，沒事時瀏覽瀏覽亦尚有趣。」隨卽屈着指頭數了若干個小食店，如祠堂街的「丘佛子」，東城根的「吳抄手」，春熙路的「五芳齋」總府街的「賴湯元」，南門大街「枕江樓」的魚蝦，以及「不醉無歸小酒家」，約莫十幾處。這位老友의 論調，雖然不免偏執，但亦不無可供參考之處，所以在住進客棧——西御街成都飯店——把行李略事安置，便到街上巡禮，一條條鬧中帶靜的街道，有些地方雖還留着敵機暴行的創痕，但都收拾得齊整，特別是平而且直，不像重慶的上坡下坡，市虎也來得少，却令人走着，感到愉快。

走了幾處，發覺了成都若干物品，大都是分門別類，集中在某一條或幾條街上的，譬如從西御街到東御街，就以銅器店爲最多，出名的蜀錦，以九龍巷爲最多，當時因五點鐘還有個約會。而且成都街道太多了，短時間當然逛不完。便依着那位老友的指導，跑了幾條馬路，瀏覽瀏覽市招，折回旅館，進門又是一種發現，就是成都老鴉比重慶多得多，暮色蒼茫的時候，直

叫得人討厭！

我們的車子只包到成都，在這裏需要接洽換車，據說非兩日後不能動身，這當然是遊覽的機會了，於是集合幾位同伴，共議遊程，決定明天玩東南城郊，後天去訪杜工部草堂。十七日大家起了個黑早，先到賴湯元家吃點心，順便到總府街春熙路一帶觀光，然後出南門到武侯祠，當經過沈江樓時，想到那位老友所謂沈江樓的魚蝦，不禁食指大動，因為在重慶生活高貴之下，早已「魚蝦與我馬牛風」了，但是剛才吃過湯元，似乎還不須補充，而且鑒於賴湯元的未盡合我口味，對沈江樓又不免懷疑起來，同時看那門面氣派，似乎不宜輕試，只好望望然去之了！走不到幾步，便是萬里橋，橋頭豎着一塊題着橋名的石碑，橋駕在府河之上，工程相當偉大，據說蜀漢使臣費禕到東吳去行聘，諸葛亮送之橋上，說道：「萬里之行始於此矣！」所以叫做萬橋里，過橋向西南走，出了街市，便看到武侯祠的許多柏樹，想起杜工部「丞相祠堂何處尋，錦官城外柏森森」的詩句，不禁更加興奮，恨不得一步走到。那知到了門口，門額却是「昭烈廟」三個大字，裏面住有保安團隊，但是遊客參觀，尙得自由，內廊也還整潔，進門一個大院落，古木參天，雜着若干通古碑，當中的一條甬道，駕着一座牌坊，坊下一塊石碑，刻着鄭海濱先生的大作，道是「門額大書昭烈廟，世人都道武侯祠，由來名位輸勛業，丞相功高百代思。」在二十八個字裏，輕輕地便把昭烈廟和武侯祠拉到一起，到省掉一班遊人的爭論不少。走完甬道，上了石階，第一重殿祀昭烈皇帝，北地王謹配享，左殿祀關壯穆，右殿祀張桓

侯，後殿祀諸葛武侯，都有子孫配享。蜀漢文武功臣，配祀兩廡，東廡以龐士元爲首，西廡以趙子龍爲首，每一塑像前，都有石刻小傳一方，記載各人事略，頗爲簡明。廟裏有銅鼓一架，道士說是武侯故物，連廟前柏樹，也說是武侯手植，這就未免附會了。殿傍荷花池叫做藕船，衰柳殘荷，支離水畔，氣像頗覺蕭條，池北一座琴樓，結構不大，因爲樓梯已壞，未得登臨，從藕船再西南行，有昭烈帝的衣冠塚，叫做惠陵，圍着一重短垣，古木森然，十分幽靜，但除了清康熙時所立碑石一通外，別無點綴，陵前便殿，字賈陳列許多碑帖，也都爲普通拓本，沒甚可觀，在這裏徘徊片刻，得油一首，道是：

萬里橋南訪閼宮，樓桑一代霸才雄，惠陵常簪風雲氣，千古君臣祭祀同。

出昭烈廟折向東北，經過一股由南而北的湍湧溪流，去訪問古南台寺，那知已頽廢不堪，甚至連遺迹也不易覓得。到是附近的華西壩，風景極其幽美，這裏被稱爲成都的大學區，有華西大學，金陵大學，金陵女大，以及齊魯大學，和中央大學的醫學院等，廣廈連雲，飛樓插空，雕甍畫棟，隱映林間，幾條平而且直的人行道，界着幾片廣場，因爲氣候溫和，雖已秋深，却還淺草如茵，鳥音繁複，真是絕妙的讀書環境，這時正是中午散學的時候，許多青年男女，挾着書包，在夾道花木中熙熙攘攘，直同神仙中人，令人看着一面豔羨，一面有些自慚形穢；聽到學校的午飯鐘聲，我們也覺得餓了，急忙從華西壩趕到望江樓，經過白塔寺，看到一座危塔，已是片瓦不存，據說是唐時合江園的故址，明朝萬曆年間，爲着風水關係，建造此塔，張獻忠亂

蜀時，因牠可以俯瞰城中，予以拆毀。據附近一位老圃說，當初毀塔時，曾發現諸葛亮所埋石碑，記載造塔和毀塔人姓名，這神話雖覺無稽，然而老者既津津樂道，我們也只好報之以唯唯了！過迴瀾塔，順着江邊遠看，幾座宮殿式的大廈，采煥螭頭，金輝獸面，着實來得巍巖華麗，這便是四川大學的新址，可是現在已全部搬到峨眉山去了，過去便是望江樓，又叫做郊外公園，也便是薛濤井故址。

裏面崇樓傑閣，結構都很不俗，尤以崇麗閣——就是望江樓——的位置，最得勝處；登樓遠眺，山色四圍，平疇百里，都入眼簾，大江在欄外奔流着，船舶往來，人伙喧雜，形成都市的繁榮來，樓下浣箋亭，旁邊一棵大樹，面前豎着一塊石碑，便是薛濤故井，據說這井舊名玉女津，井水製箋，特別的光潤勻潔。薛濤是唐時長安人，隨父宦蜀，父死流爲官妓，因工吟詠，嘗與蜀鎮韋臯等往還，用井水自製綵箋，裁書唱和，時人叫做薛濤箋，從這裏再過去，有五雲香館，吟詩樓，濯錦樓，流杯池，枇杷門巷等，我們瀏覽了一週，回到崇麗閣午餐，同行唐喻兩先生，酒興勃發，大家便在樓上把酒臨江，上下五千年，縱橫九萬里的亂談一陣，不知不覺間，已是午後三時光景，我便乘興打了兩首油，然後相約歸去，詩曰：

枇杷門巷五雲箋，曾醉將軍玳瑁筵，我是江南狂杜牧，行吟又到錦城邊。
烏帽風塵常作客，紅顏身世不禁秋，人生何處非羈旅，惆悵臨江一倚樓。
老喻當時也打了一油，道是：

萬里橋邊醉放舟，枇杷門巷此登樓，多情惟有錦江水，鳴咽年年動客愁。

歸途經九眼橋，順着河街到東門，沿街看到許多賣木柴的鋪子，一束一束的乾柴，捆得非常勻稱整齊，而且利用樹木斷紋，湊成圖案式的花樣，排列起來，尤其美觀。在枯燥的木柴鋪裏，居然藝術得使人發生美感，確是一件有趣味的事。當經過東大街的時候，順便到府城隍廟裏去觀光，房屋到不少，但除了神像和若干個測字攤而外，一無可觀。爲的是不願多走舊路，因而繞道所謂「皇城」去一看，已經折毀的城牆，有時還留着殘迹，裏面更是荒涼萬狀，從東面來，經過一些廢墟，發現向南的幾進大屋，老遠的看去，像是有武裝同志在那裏住着，天色晚了，便沒有去請求參觀以免麻煩，走出了一個城門洞，門上還有國立四川大學幾個大字，另有些石刻和牌坊，據說這裏原爲明朝的蜀王府，後來改爲貢院，又改爲四川大學。平心而論，這地方實在過於頹敗，如果全部撥給川大做校址，範圍當然很夠，可是這一筆修建費，確實不易籌措，而且環境也不如現左望江樓樓附近的幽靜；如果只能劃出一部份，那範圍就嫌太小，到不如乾脆改爲商場了。

晚飯後聽說成都有所謂夜市者，因與同行的閻先生同去觀光，在一片創痕未復的瓦礫場上，陳列了許多攤子，新舊書籍，骨董字畫，樂器，玩具，銅貨，手飾，衣服，鞋帽，手巾，肥皂，抄手，麵餅，棒棒雞，牛肉湯，玩的，穿的，用的，吃的，應有盡有，每個攤子上，一兩盞青油燈，居然也非常熱鬧，從這裏巡禮一週，因爲時間還早，又跑到少城公園去看了一看，那知

一個遊人也沒有了，園裏大部份路燈都已熄滅，未免有些掃興，回來經過東城根街，偶然想到吳抄手來，計劃去嘗試一番，以償少城公園之失，不料路還很遠，到了那裏，已經將近九點鐘，每人來一碗抄手，果然其味不惡，可是價錢也就不甚便宜了。

十八日早起，陰雲四合，雨意甚濃，畢竟杜少陵只是一位飄泊的詩人，號召力趕不上諸葛武侯，大家恐怕路上遇雨，都紛紛在城裏找朋友去了。當我和喻唐兩先生在丘佛子家吃了早飯以後，果然落起雨來，我因為早有冒雨訪問草堂的決心，曾經帶了一套雨具，便別了喻唐兩位。蹣跚登程。一路出了西門，雨勢越來越大，但因連日氣候太暖，這時到反覺得清涼可愛，出西門向西南行，不久到青羊宮，據說是老子和關尹喜約會之所，局面很大，樹木很多，前面殿宇三重，都暫時由公家借用，後面一重大殿，建築格外雄偉，可惜康熙以前的碑碣，却不可見，這廟究竟肇自何時，已難考證了。當時由知客道人嚮導，瞻仰了三清寶像，參觀了賈士道的銅羊，並演說若干神話，奉擾清茶一杯，敬酬法幣二元而去。

出門雨已經小了，可是路特別泥濘，走出街市，比較清潔一點，但是碎石馬路，經大雨冲刷，路面已有「露骨表示」了，走在上面，實在感覺牠們有些鋒芒過露！所幸走不多遠，前面有座高背石橋，橋邊小憩頗得安慰，橋下水面不寬，而來勢洶湧，因念今日之雨，最多不過落了兩小時，並且時大時小，縱然溪流漲，當不至如此之速，據說清水河爲府河三源之一，經浣花溪入江，莫非這裏就是浣花溪吧！過橋不遠，隱隱聽到水聲滔滔，看那方向應該從一條支

路走去，原來又是一座石橋，橋頭一戶人家，利用水力推磨，溪的兩傍，竹樹陰濃，鳥聲互答，境界頗覺幽勝，但是到草堂去的路是不是這麼走，不免懷疑起來，可巧迎面來了兩位武裝同志，試一問訊，果然不錯，並且體前面就到了，當下喜不可言，順着一帶圈了許多樹木的短籬，繞了個灣子，發見一塊廣場，彷彿是操場的模樣，場邊路上，更見了許多戎裝革履的同志，來來往往，默念一定杜工部的草堂，變成王將軍的武庫了！是不是准許參觀，到不無問題哩，再向前走，抬頭看見籬門上懸着一塊木牌，寫道「禁止遊人獵鳥」心想但不獵鳥大約可以邀准遊覽囉！過了這座籬門才是大門，懸了個學校牌子，走進去也沒有人阻止，只見東一排三間是草房，西一排五間也是草房，要說草堂的話，足有幾十座，但都是新的結構，似乎不像一位詩人的別館，究竟杜工部的草堂何在呢？在這裏問了幾次人都說這裏便是草堂，最後才有一位說得比較明白些，原來這是草堂寺，再問杜工部草堂，他已經不耐煩的走了。不得已只好盲目的尋找，又走過幾重草屋，看到一位短衣襤褸的夫役，肩扛着一口袋不知什麼糧食，我想許多青年學子，尚不知工部草堂，當然不必再向此君饒舌了；趕過幾步看到一位上尉階級的武裝同志，服色齊整，態度嚴肅，因再向他探問；他楞了一會說：「這姓杜的那裏人，在這裏幹什麼？」這一來可叫我爲難了，你想要替杜老夫子背一篇履歷，該有多麼麻煩，可巧那位短衣襤褸的夫役來了，並且聽到了我們的問答，很坦率的問我道：「你問的是那杜甫的草堂嗎？喏，從這院子轉過那屋的山牆，走到一座照壁下，再回頭看就找到了！」說着用手指那路徑，那位

武裝同志，看了他一眼，也不做聲，這一喜真出意外，同時深悔剛才對他藐視，實在是「以貌取人」！連忙稱謝！順路而去，走到院裏，所謂有山牆的那屋，原來是一間寢室，一位學生，正倚門而立，拿了一支短笛，在那裏摩娑，我也無心打話，走過山牆，果然見一座照壁，回頭一看赫然一副對聯，映入眼內，正是「萬里橋西宅，百花潭北莊」十個大字，呵，這就是草堂了！我不禁長嘆！

兩聯中間關着一道大門，除了這十個字外，毫無其他點綴，原來就是倚門弄笛的那間寢室背面，因而格外感覺到那短衣夫役，確是一位趣人，他所以不說前面那間便是，而必欲我走到照壁牆下再回頭看，大概正是叫我看看這副對聯，聊慰飢渴之意，可惜當時未曾親教他尊姓大名，否則找他談談，一定還能嚮導我看那些關於草堂的其他遺跡，在這裏徘徊瞻顧，得了四首絕句，草堂吟詩，真是班門弄斧了！姑且寫在這裏：

沐雨衝泥問草堂，臨流小築已滄桑，浣花江水聲嗚咽，似共愁人說斷腸！
禹稷臯夔百未成，此身真覺負蒼生，西來我亦傷憔悴，三賦低徊一愴神！
白骨生苔事可哀，悲歌狂飲獨登台，荒江歲歲鵬聲急，懷抱何由得暫開！
沈謝何劉安足論，騷壇一幟古今尊，十年癡饋慚私淑，稽首來招去國魂！

謁武侯祠和工部草堂，是我到成都的兩大心願，現在都如願以償了，當然非常愉快，可是武侯祠的門額，乃是昭烈廟，工部草堂的名子又爲草堂寺所掩，終覺有些遺憾；雨已經停止

了，徐步回城，已是未牌時分，吃了點東西，洗了個澡，晚上到「大拇指」去領教領教，結果油多菜淡，頗爲失望，八點多鐘回到旅館，聽說車子弄好了，明早八時動身，大家都很高興，但是天陰得很重，明天能不能走，還不能確定，只好到明天再說吧。

四 川陝長行

十九日早起，天還是陰着，可是比昨晚開朗得多，於是整裝待發，大家仍到「丘佛子」家果腹，飯罷歸來，車子還沒到，一直候到十點多鐘，才得成行，出城以後，一路都是平原，到了德陽，才漸入丘陵地帶，但絕無崇山峻嶺，小型平原，還隨處可見，今天車子耽擱太多，走的也慢，到廣漢打了中尖，午後五時才到綿陽，住的旅館又名「新新」，這是第三個了。旅館兼茶室，房間到還不少，比較好的都已住客，我們一行十人，勉強安插，我和喻先生住到一間黑屋，空氣既劣，牀上又佈滿了臭蟲，這一夜確實難過；尤其可惜的，是在成都買了一把靈巧鋒利的小刀，還未曾使用，竟在那裏遺失！

第二天早起，走不多久，到了涪江，因為沒有橋梁，車子非過渡不可，碼頭上待渡之車，已有九部，魚貫排列，依次上船，每次只能渡過一車，我們勢非等到第十次不可，水急船重，一篙子下去，挪移不到一寸，所幸江面不寬，而且只有兩三丈遠是上水，等到船頭一轉，便都是下水了，好容易候了兩個鐘頭，才得渡過，到梓潼果腹再行，遠遠看到前面山上許多柏樹，司機說：那裏就是七曲山的文昌帝君廟，不可不看，於是大家又興奮了，沒有登山之前，就有許多古柏，夾道高聳，據說都是蜀漢張桓侯所植，土人呼爲將軍柏，一直通到劍閣，路遠着呢；真假雖不可知，但樹確很古老，而且每一樹上，都訂木牌一方，似爲編號之用，車速牌

小，上面字跡看不清楚，司機人說：上面乃是各保甲戶口負責保護的號數，如果屬實，到是一樁美政，這時姑以傳聞爲信，打油一首：

夾道將軍柏，相傳手澤存，聲名山嶽重，道義古今尊，餘蔭留巴國，蟠根擁劍門，萬家禁樵採，鬱鬱送朝昏；

車子到文昌帝君廟，大家進去瞻仰一番，廟宇相當偉大，可惜殘破了些。關於這位帝君的一切，大家不甚了了，尤其是我，所以眼裏雖看到許多神像，心裏究竟莫明其妙，只好匆匆別去。在廟傍石壁上鑿着「七曲山九曲水」幾個大字，車子到了山頂，俯視嘉陵江委婉曲折，自劍門，逶迤而來，風景的確不壞，車上無聊，再來一油：

文心文筆無妨曲，處世處人應率真，七曲山前九曲水，但論風物也宜人。

時間不早了，離劍閣還有好幾十里路，越是發急，車子越慢，直到下午七點以後才到劍閣，客棧本來不多，這時都已住滿了，有兩處公共機關，到是可以下榻，但總覺得打擾不便，大家決議，姑且把他做個後盾，還是自己找地方住方便些，正在茫無頭緒的亂跑，偶然看到一家茶館兼飯館，叫做聚樂園，門面西首三大間客座，排了十幾張桌子，燈燭很亮，傢具也乾淨，却是一個客人都沒有，衆議之下不如先解決吃，再解決住，於是一闕而入，店裏的主人和招待都出來了，原來是兩位女子，一位青年說壽縣話的是主人，一位中年說北平話的是招待，據說菜飯已完，現在正要收門了，諸位明日請早吧，大家聽到，每個人臉上都浮着不愉快的色